DOI:10.13957/j.cnki.tcxb.2013.03.002

文章编号:1000-2278(2013)03-0377-04

女性陶艺中“花”的题材及其表现形式

唐 珂
(景德镇陶瓷学院陶瓷美术学院,江西 景德镇 333000)

摘 要

女性陶艺是伴随着女性艺术发展起来的。由于材质的不同,女性陶艺呈现出与其它现代艺术全然不同的风格和形式。文章以具体事例为依据,论述了当下女性陶艺中以花卉作为创作题材的几种艺术模式及其特点,期以借助这些作品的分析,认识到当下女性陶艺所具有的一些文化特征和它对当代陶瓷艺术发展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女性艺术;女性陶艺;花
中图分类号:TQ174.74 文献标识码:A

1 女性陶艺

上个世纪 80 年代早期,随着国门的洞开,现代陶艺随同其他现代艺术一起涌入了改革开放的中国。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现代陶艺在全国已形成遍地开花的繁荣局面,不同的艺术流派也初现端倪,北方风格和南方风格的曲尽其妙,学院派乡土派竞相争艳,局面蔚为大观。女性陶艺的创作几乎是和现代陶艺同步的,但这一概念的提出则是 21 世纪初期的产物。时至今日,女性陶艺家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活跃于艺术界,上海、北京、浙江、湖北、江西、广东等现代艺术的策源地或是传统陶瓷文化产区,出现了一批成绩卓著、技艺非凡的女陶艺家。她们立足当下,把握时代的脉搏,从不同的立场和视野出发,以细腻的笔触,纯熟的手法,敏锐而翔实地记录了这个时代文化艺术的特性和风物,创造出一批风格独特、内涵丰富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在工艺上全面继承了传统陶瓷艺术的精湛技巧,形式上则深受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影响,传统的工艺完善和丰富了她们的表现形式,西方现代艺术则促进了她们新观念新思想的形成。

过去的二十年中,女陶艺家创作出的这些精彩纷呈、个性化十足的艺术品不仅深化了现代陶艺的表现形式,同时对于整个现代陶瓷文化的发展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其新颖的图式和符号使得现代陶瓷在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发展中时代风格更为突出,为当下崇尚个性、百花竞艳、多样繁华的文化语境的到来和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2 女性陶艺中有关“花”的题材

2.1 女性与花

自古以来,女性和花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艺术家、文学家关注和歌颂的对象,早在《诗经·郑风》中就已经出现“有女如荼”的文字,将美丽的女性和鲜花进行对比认识。之后与二者相关的文字更是连篇累牍,魏晋时期的曹植在《杂诗》以“南国有佳人,荣华若桃李”来描写青年女性的丰艳靓丽;唐代杜牧《赠别》中有“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表现少女的天真与烂漫。李白的《清平调词》中的“红艳一枝露凝香”、“名花倾国两相欢”表现贵妇的典雅华贵;白居易《长恨歌》中则以“梨花一枝春带雨”描写怨妇的孤寂落寞。北宋柳永《合欢带》则以“妍歌艳舞,莺慚巧舌,柳妒纤腰”美艳言辞再现了青楼女子的妖娆风姿。……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家,都认识

收稿日期:2013-01-14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编号:2010q111)
通讯联系人:唐 珂,E-mail: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到美人与花之间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这其中将女性和花完全划上等号的当属清人曹雪芹。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直接将女性和不同花儿对号入座，以不同的花卉代表不同风格的美色，如史湘云 —— 海棠，宝钗——牡丹，探春一一杏花，晴雯 —— 芙蓉，李纨一一梅花，香菱 —— 并蒂莲，袭人 ——桃花，麝月 ——荼蘼花等等莫不如此。

花儿是美丽的，具有芬芳、纯洁、浓艳、华贵的特征，一如世间女子百态，或是超凡脱俗、或是华丽袭人，或是灵巧狡黠，或是妩媚明艳。即便是那些放浪不羁或是性情邪恶的女性，也被人们以“恶之花”冠之。除了形象气质的相似性，花还有着传递基因繁衍种群的属性，而女性结婚生子哺育后代的功能，也暗合了花的这种属性。由于花和性的这种关系，使得花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种认识不仅常见于文人雅士的诗词字画中，民间俚语也非常普遍，并且解读的更为直白和直接，如“黄花”比喻处女，“家花”比喻妻子，“残花”比喻如失贞女性，而“野花”则比喻婚姻之外的女子等等。

花和女人在形态、气质、功能等方面表现的如此密切，也成为文艺创作上的一个经久不衰的源泉，古今中外的各个时期各种艺术形式中，以花喻人的艺术创作比比皆是，或隐喻或直观的表现二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人们揭示了女人与花、花与艺术关系的精彩关系。

2.2 女性陶艺中的“花”的主题及其形式

在现代陶艺中，以花作为题材表现女性之思、之情、之心的作品丰富多样，这些作品或具体或含蓄的以“花”为媒介，表达了艺术家极度个人化的价值观，传递出她们不同于一般男性艺术家所有的思想和情感。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表现对花的理解，多借用抒情的或是象征的手法，展现她们精神层面的愿想，构架起客观世界和主体思想间的桥梁，在对象化的过程中传递出特定时期女性世界的审美意识和文化追求。在当前的女陶艺家中，几乎所有人都以花为媒介进行过艺术创作，她们对于花卉的选择各取所需，表现的题旨也不尽相同。就作品风格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陶艺家倾向于摹景状物的写实风格，她们以完备细致的手法表现各类花卉的风姿，期以超越自然的真实再现花之逼真形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女陶艺家有杨青等人。

出身于景德镇的青年陶艺家杨青，在瓷都的整体艺术氛围及家学熏陶中，完整地继承了传统的制瓷工艺，并在形态塑造上有所超越和突破，这一切都反映在她的《追梦》系列作品中。在《追梦》中，作者借助精湛的传统技艺，出色地将“女人”和“花”二个概念完美地融为一体，不同的女性人物饰以不同的花卉和色彩，错落交织的结构和缤纷的色彩搭配和谐雅致，营造出一幅幅瑰丽斑斓恰似梦幻般境界的氛围。画面中，那些浪漫而不妖冶的女孩形象略显伤感，柔弱似水的妇人弥散着无处不在的温存和善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追梦》系列一面世，就引起了艺术界的普遍关注，其精致新颖的陶艺语言和饱满而富有张力的形式感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而被视为过去十年陶艺界标杆式之作，并在不经意中引领了国内陶艺界一个以“摹古”为基调的新的创作时期的到来。

第二类女陶艺家多采用隐喻或象征的手法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观点，艺术语言略显含蓄或晦涩，代表性艺术家有蒋汐、冯维娜、李伶美等人。

蒋汐是个有着一定思想深度的青年艺术家，她的多数陶艺作品有着思辨哲学的意味，浓缩了艺术家对社会、人生、文化的种种解读。《莲花尊系列》是作者的近期力作。作为佛教的圣洁之花，莲花在文化史上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蒋汐择其为切入点，但概念化的随意处理暗示了当下民众对于佛教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态度 莲花座依然是雕金镂银，但端立莲花中心的已不再是诸佛造像，而是一组不可名状的构成物，黯淡的色调怪异的造型彻底剥离了宗教本原意义，充斥着强烈的解构乃至颠覆的意图，这里既有对当下价值混乱的反思和追索，也有对传统价值观遗失的回望。精致而严谨的传统道德文化体系在今天语汇中的全面崩溃，失落了不只是莲花、佛教，而是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和发展史。对于这种宏大的、极具争议的社会题材的关注，并以直观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让作品成为新旧观念对接和交锋的重要话题的女艺术家，蒋汐因其敏锐而另类的视角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位新锐陶艺家，冯维娜在近几年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这一切源自她的成名作《折翼的天使》。不同于蒋汐厚重而锐利的历史观念，冯维娜将目光转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向了对于人的认识和解读上，尤其是青春期的女性成为她偏爱的主题。《折翼的天使》中女孩的主体形象：冷艳，光头，脱俗的容颜，残缺的翅膀，自我沉溺的伤感，凄美和令人心碎的形象，成为某类少女的真实写照。虽然每个女孩都有一副翅膀，但却有着难以飞翔的沉痛的青春隐喻，这让整个弥散着悲剧性色彩。《折翼天使之恶之花》中，女孩头顶长出的令人触目惊心的鲜红花朵，斜搭在躯体上，呈现着病态的缠绵和血腥的暴戾之气。《折翼的天使之幽艳》中，慵懒娇柔的手指轻轻触碰遮挡眼睛的花朵的浪漫形象，低沉内敛的内心世界隐含的是女性特有的浪漫情怀，委婉尽致地表达了作者敏感纤细的内在情感。这些形象的耳边、或是肩上、前胸等处，无一例外的装饰一朵或盛开或枯萎的花朵，暗示了青春期的无奈和困惑，以隐喻的方式，表现了作者对于充满青涩回忆的时光的回顾和依恋。

第三类陶艺类型，是以抽象的手法异化“花”的形象，表达一种理想化的艺术观。这类艺术作品重在形式美感的表现，画面的节律节奏和色彩是艺术家突出的重点所在，代表艺术家有韩祥翠，郑冬梅等人。

韩祥翠《初春的风》以唯美的语言，表现了一朵盛开于春天的花卉，其摇曳多姿的花蕊，此起彼伏的叶片，光艳明丽。作品虽然主题是花，但其外在结构更近似女性的生殖器官，那种纤弱线条交织而成的形态，以纯洁的笔触和跳跃的、音符般的细节勾勒出一幅华美而灵动的画面，有着音乐的韵律和节奏，真切再现了微风中“花”的俯仰多姿的仪态和魅力，升华了人们对于性的认识，也纯化了造物的神奇莫测的妙思。

以花作为创作主题，郑冬梅选择了一条与常人不同的方向，多年以来，她一直以野花为自己艺术创作的主线。之所以这样，因为“喜欢野花顽强的精神力量，”而这一看似卑微的生物在生命的本源上有着坚毅的追求和理想。“野花在田间路边迎风摇弋，看似脆弱，但它不断生长、穿根、蔓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作品《轻花》中，作者以繁杂的制作程序，将各式陶瓷珠子用金属丝串成图案，组成各式花卉。她将这种源自传统女工的复杂而漫长制作过程，视为一种心性修炼，“在心与手的互动中，体味艺术所带来的感悟”，郑冬梅说。

对于女人与花，郑冬梅认为花是美的化身，一如女人的一生，由灿烂走向静寂。“女性艺术家愿意捕捉花的姿态，是因为在其中可以感悟生命的娇艳与美丽，及对于生活的理想化追求。”

男画家画花，花是一个绝对的客体，即使把花喻美人，花也处在“被赏”的地位。而女性艺术家在表现花时，她们总是将花自喻，因此花已经不是客体，而是作为“自我”的替身，进入“自赏”“自炫”的状态。“被赏”的心态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此时的花成了画家自我情感的投射、自我观照的方式，这一点在郑冬梅的作品中更是如此。

3 “花”型陶艺的艺术内涵及文化指向

多彩的花朵是女性的象征，其娇艳的形态和芬芳的花香给人无限的浪漫想象。川端康成说过，人类理想化的品质也只有在女人身上有所流露，男人的纯洁则只限于儿童和老人。女人从纯情烂漫到聪明敏锐再到娴熟温良，她们纤细的感情、曲折的心理、甚至是寂寞的忧伤和不幸的命运，都纯粹而真挚，有着不同寻常的美的意境，甚至是“神性的光辉”。“花”作为女性的象征物，作为艺术家热衷的题材，更易于再现女性心灵深处那份敏感和纯洁及她们对于自然、人性的特殊理解和认知。与男性艺术家以宏大的历史题材、崇高的使命感不同，女性陶艺家在男性很少关注的领域展开工作，她们往往侧重于题材的生活化选择，如私密情感、个人化生活等领域，以个人的体验发掘内心世界的精神资源，在自然、生命、关爱诸多问题上，倾注特殊之爱，揭示了她们对于身边、自我社会的理解和认识。

在陶艺世界，女性艺术家选择以花卉作为表达对象，从中寻求可以传递情感、人生思索的路径和观点，这其中“花”不仅成为她们的形象化身，同样也是她们的精神载体和内心世界的感性参照。由于切入点各异，手下的形象也大相迳庭，各述灵苗，各呈逸笔，在持续不断的深耕细作中，丰富了“花”的主题，也开辟出艺术创作的新天地。

在观念上，女陶艺家手下的花卉此时已成为她们思想认识的媒介，以感性的形式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在司空见惯的对象艺术化的过程中，传递出对于社会人生的见解。在这里，女性陶艺家不同于女权主义或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是女性主义者，对某种理想化权利激烈甚至是极端地诉求，而是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去实现她们的理想，标示她们的不同立场。

在对作品的美学构建上，女陶艺家的“花卉”艺术也有别于男性艺术家的伟岸、宏大、厚重、激烈，而是婉约的、抒情的、浪漫的、幻想的、唯美的乃至神秘的。其所带来的文化效应也充满着活力和新鲜感，重要的是，她们积极介入和表现的这类题材的艺术形式，为现代陶艺的多元化发展显得尤为珍贵和必要。

4 结 语

女性陶艺发展至今天，基本仅限于学术界小范围的探索，一些在各大高校和研究所任职的艺术家成为这方面的主力军，女性陶艺中的花卉表现更是如此。虽然当下女性陶艺中表现“花卉”的作品不少，但就整个艺术群体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至于它面向社会面向公众的进一步推广，还有很大的空间。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这样一个陶瓷大国，在这种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上，现代女性陶艺辉煌灿烂的艺术历程是值得期待的。作为人类文化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艺术的深入和女性艺术的发展，女性陶艺一定会如同那缤纷灿烂、千姿百态的鲜花一样，迎来自己竞艳绽放的春天。

参 考 文 献

1 贾方舟.自我探寻中的女性话语:九十年代中国女性艺术扫描.美术研究，1996(2)

2 刘 螈.中国当代女性艺术研究文献综述.艺术探索,2011,10

Flowers as Motifs in Women Ceramic Art and Their Expressive Modes

TANG Ke

(School of Ceramic Art, Jingdezhen Ceramic Institute, Jingdezhen, Jiangxi 333000)

Abstract

Women ceramics has emerged as a part of women art. Because of the material employed, women ceramics has developed its styles and forms strikingly different from other modern arts. This paper reviews some women ceramic works with flowers as their motifs to explain their expressive modes and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provid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women ceramics and its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ceramic art.

Key words women art; women ceramics; flowers

Received on Jan.14,2013

TANG Ke, E–mail: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